



马雷克昌乡的少年

MALEIKECHANG XIANG DE SHAONIAN

〔苏联〕艾·艾利斯丁著

应 天 士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艾·艾利斯丁

马雷克昌乡的少年

应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苏联雅庫梯著名作家艾利斯丁写的一部长篇小說。

十月革命以前，雅庫梯民族受到俄罗斯沙皇和本民族上层分子的压迫，生活十分痛苦。偉大的十月革命时期，他們在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和俄罗斯人民一起斗争，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击潰了勾結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白匪，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这本小说就是描写雅庫梯地区馬雷克昌乡的几个贫苦孩子，在布尔什維克党教育下，認識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参加了革命，在斗争中成长。

ЭРИЛИК ЭРИСТИН

МАРЬКЧАНСКИЕ РЕВЯТА

ДЕТТИЗ 1950

原文是雅庫梯文，据阿·奥里洪的俄譯本轉譯。

馬雷克昌乡的少年

【蘇聯】艾利斯丁著

应天牛譯

阿·奥里洪校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108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20026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13/14 字数 100,000

1961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统一书号：R1021·2561

定价：(4) 0.34元

前 言

这本小说的作者艾利里克·艾利斯丁（謝明·斯捷潘諾維奇·雅科夫列夫），是苏联雅庫梯族的第一个作家。他生在1889年，童年和青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給雅庫梯封建主当过雇农和伐木工人，受尽剥削。后来他做了采金工人，在荒漠的矿山上一直也没有找到黄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参加了革命。反革命白匪在这边远的北部地区发动叛乱的时候，艾利斯丁加入了游击队，和白匪英勇战斗，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他都没有放下过武器。雅庫梯的封建主用尽一切手段对他进行报复，他们杀害了艾利斯丁六十多岁的母亲和许多亲人。但这种暴行也更加激起人民对封建主的仇恨。

艾利斯丁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新的苏维埃人的成长。他的作品波动、革命儿子和许多短篇小说，都深受到雅庫梯族人民的热爱。馬雷克昌乡的少年是艾利斯丁在去世前一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一年写成的。这本书已成为苏联的青少年熟悉和热爱的读物了。

小说中描写的尖锐的斗争，发生在今天苏联雅庫梯自治共和国内。这一地区在亚洲的东北部。十月革命前，雅庫梯人民多从事畜牧、渔业和狩猎。但是，由于牧主（爵爷）的奴役压榨，人民过着极其艰苦的奴隶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沙皇把这个地区当作政治犯的流放地。流放的革命者对唤醒雅庫梯人民的政治觉悟起了重大作用。十

月革命后，1918年7月1日在雅庫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只存在了三十四天。西伯利亚地区又陷入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雅庫梯便回复到沙皇统治时代的局面。

雅庫梯地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领导人民进行斗争。雅庫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俄罗斯工人农民的帮助下，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打击敌人。1919年12月15日，人民终于重新取得了政权。但是，反革命集团没有彻底粉碎，在边远地区接连发生了富农、牧主的叛乱。雅庫梯人民奋起抗击内部敌人，红色游击队和白卫匪帮展开了战斗。

1922年4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成立雅庫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放雅庫梯和帮助雅庫梯人民，实行了各种措施，这鼓舞着劳动人民去建立新的功绩。由美、英、日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白匪终于被打垮了，想把雅庫梯和苏维埃俄罗斯分裂开来的阴谋也被粉碎了。1923年春天，最后的一个匪帮被赶到荒无人迹的阿揭大森林彻底消灭。苏维埃的红旗又在边远的北部大森林的天空飘扬起来。

这一段概略的史实，就是艾利斯丁写本书所根据的材料。

雅庫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俄罗斯人民兄弟的援助下，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根本消灭了多少世纪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现在，雅庫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譯 者

主要人物表

馬諾索夫——馬雷克昌乡的少年

叶卡捷琳娜——馬諾索夫的母亲

华西里——馬諾索夫的叔父

烏亚奇卡——紅軍战士

謝尼亚——馬雷克昌乡的少年

契納林——布尔什维克，馬雷克昌乡小学校的校长

赫拉查耶夫——馬諾索夫的舅舅，后任达邦村革命軍事
委员会主席

瑪露霞——近达尔罕村的姑娘，共青团員

布魯克——近达尔罕村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

依斯康捷罗夫——达邦村游击队指揮員

阿塔馬洛夫——紅軍營长

依娜——馬雷克昌乡的姑娘

耶德林——反动的民团团长

穆努諾耶夫——富农，驛站主人

列西津——牧師

阿貝拉諾夫——白匪头子

波古采夫——反动醫爷

彼图什科夫——暗藏特务

索谷依斯基——白匪头子



1

耶德林讀完密碼電報，咬緊了上唇烏黑的小胡髭。這是封叫人心煩的電報，它使耶德林，這個高爾察克^①的部下，巴圖俄羅斯鄉的民團團長覺得時局太不穩當了。弄得不好，不光團長的差使會丟掉，說不定，連腦袋也保不住。

耶德林急急忙忙裁了幾張方方正正的小紙頭，寫好通知，對門外值班的團丁叫道：

“喂，薩特庚！”

房門刺耳地嘎吱响了一聲，一個雅庫梯人走進來，他一面扯着不合

^① 高爾察克是俄國反革命武裝的一個頭子。

身的团丁制服，一面踏着步。

“这几份通知，送给耶加索夫、索巴奇庚、特立福诺夫医生，要交到本人手里。”

耶德林把几张纸头递给团丁，雅库梯人站在耶德林面前，一句话不说，一个劲儿地踏着步。

“要每个人亲收，懂吗？快去，没有时间等了！”

“是，”这个不多话的雅库梯人，随手带上嘎吱响的房门。

木板搭成的办公室里剩下耶德林一个人，他皱起眉头，一手拈着胡子，沉思起来。

他乱七八糟地想着。常常有一种隐隐的念头，使耶德林觉得丢人。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假装出一副英雄虎胆来掩饰自己可怜的怯懦，有时便露了马脚，他的这种个性很容易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最近这一次……社会革命党人全在笑话他。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一个月以前，雷靖斯基将军指挥的苏维埃中部西伯利亚剿匪部队，一夜间攻占了雅库茨克。马雷克昌乡的白匪一听这个消息就都向大森林里溜去。当然，雅库茨克离这儿还远得很，可是，既然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那就……

白匪顺着森林里的羊肠小道，爬过了一座山头，这时，民团团长耶德林先生忽然听见路边的丛林里发出一种可疑的噼啪声。有埋伏！耶德林魂飞天外，失手把枪也丢了，叫起来：“投降，投降，不要开枪！”接着又有一个人也照样做了……但，完全不是这回事。原来，害得民团团长大吃一惊的祸根，不过是被夜行的人们惊起的一只黑啄木鸟。闹了不少笑话，大家特别嘲笑他这个民团团长。

請來的人全到了，耶德林的沉思被打斷了。

三個人談笑風生地依次走進耶德林的辦公室。

耶德林殷勤地請客人坐下來，關照團丁薩特庚到前面房間警戒以後，便关上辦公室的門。

“馬雷克昌鄉政府委員先生們，是這麼回事，我收到一封斯捷邦紐克先生發來的密電，省民團司令電示：雷靖斯基部隊被擊潰後，有九名紅軍匪徒將竄逃本鄉。據估計，匪徒將沿納瑪拉河行進，因此除馬雷克昌鄉外沒有其他通路。情報說明：紅軍企圖沿北邊的大路向鄂霍次克海進發，從那里便能到達海參崴，海參崴現時還在蘇維埃手里。”

耶德林的消息象平地一聲雷，轟地一下，幾個人立刻嘖嘖喳喳議論起來。特立福諾夫人驚胆戰地劃了個十字。

“我的上帝，指點我們罪孽深重的人一條正路吧。布爾什維克又來啦……”

他的肩膀哆嗦着，但是，誰也沒有理他。現在，馬雷克昌鄉的头目有了一個機會，好在雅庫茨克的新主子面前表現一下跟紅軍廝殺的本領了。這對耶德林來說尤其動心，他早就想賣弄一番了。

“為了擒獲從雅庫茨克竄逃到這里來的紅軍匪徒，”耶德林看見自己的秘密消息震驚了大家，心里很高興，大聲說下去，“為了擊潰布爾什維克部隊，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我要求委員先生們立刻決定：緊急動員本鄉民眾，兩小時後，本人需要三十名武裝騎兵。”

鄉長索巴奇庚沒有作聲，他要看看別人的反應。耶加索夫拿手帕揩着汗淋淋的額角，干咳了一聲，跟往常一樣，就象拿不定主意似的，慢吞吞地說：

“三十名騎兵——要这么多的兵力干嗎？用这么多人去捉九个人？再說，一路上他們一定疲憊不堪，也許，少一些兵力也就行了吧？”

“九個紅軍用不着怕，”鄉長索巴奇庚也說話了。“他們的退路已經斷絕，這一點他們也明白，向前是荒無人煙的鄂霍次克曠野，這九個布爾什維克出路只有一條：在這裡，在馬雷克昌鄉繳械投降。我們可以派幾個代表迎上去，告誡他們，說我們既往不究——這樣也許就能和平解決，不流血。”

特立福諾夫立刻咬牙切齒地向索巴奇庚叫道：

“不流血，他們就會投降嗎？！”

耶德林揮了揮手：

“諸位先生，不必爭吵，也不必再討論了。給我人，我自有辦法叫布爾什維克投降，這事歸我負責。”

沒有人想跟民團團長鬧磨擦，鄉長索巴奇庚也決定照耶德林的意思去辦：

“首先，我們本地的知識分子應該先武裝起來，這才是民眾的榜樣。槍枝必須發給對我們忠實的人，還要時刻防范。就照耶德林的主張，今天出發。在察爾達爾教堂附近設下伏兵，這就能截斷紅軍的去路。”

鄉政府委員們滿足了耶德林的要求，一致同意索巴奇庚的意見，立刻分頭回家，趕忙招兵買馬，準備開赴察爾達爾。

2

驛站的小馬車夫馬諾索夫回家了。這孩子一進到村里，便用鞭子抽着馬。疲倦的、不急不忙的馬兒立刻放開大步跑起來。在回来的路上小

鈴一直沒有怎么响，此刻却叮叮当当，清脆响亮。轟隆隆一陣，小河上的木橋也震响起來。馬諾索夫象一個真正的馬車夫一樣，雄赳赳地趕車駛過村子回到驛站。驛站的小木屋在站主人磚砌的倉房旁邊。馬諾索夫迅速卸下馬，把轡具送進倉房后就朝屋里走去。

“回來啦，乖兒子，怎麼樣，馬兒沒有累壞？”媽媽用這幾句問慣的話迎着兒子。她的名字叫叶卡捷琳娜，是一個未老先衰的雅庫梯女人。

“不，沒有累壞，”馬諾索夫也這樣回答慣了。

他把破舊的外衣掛到門旁以後，立刻坐到桌前。媽媽在桌上放上一個嗤嗤冒着熱氣的茶炊。當然，馬兒也累了，馬車夫也累了。但是，回家不肯說累，這是每個馬車夫的老規矩。

馬諾索夫今年十六歲，看上去顯得還大一些。他高高的個子，瘦骨嶙峋的，但很結實。臉兒被大路上的風吹黑了，一雙寧靜、熱情的眼睛點綴了靈活的面孔。馬諾索夫在馬雷克昌鄉小學讀書，近兩年來，幫着父親謝明干活。謝明一生都是替村前村後的富戶作雇工的。眼前，他給驛站主人富農穆努諾耶夫做工來還他的債。

生活對馬諾索夫的教育比任何學校都好，沙皇的推翻使他衷心歡喜。他在鄉里跑來跑去參加各種會議，聽各種黨派的人演說，一心等着新氣象。但是，馬雷克昌鄉沒有新氣象。演說的人罵了好久的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馬雷克昌鄉一個也沒有。儘管演說的人說了不少話，許了不少愿，可是事實哩，鄉里有錢人象過去一樣，仍然統治着馬雷克昌鄉。馬諾索夫和他父親的生活並沒有因此好過一點。現在只指望一個黨了——布爾什維克黨，馬諾索夫相信布爾什維克是雅庫梯窮人的真正朋友。不然，為什麼富農、牧主和所有黨派的人一起，這樣窮凶極惡地

反对在十月革命以后得到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呢？

对布尔什维克有各种传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比一切党派都得人心，——这就是说，人民支持他们。馬諾索夫听到牧主们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灾难”的故事时，常这样想。“布尔什维克强迫有两件衣服的人要分一件给别人”，富农用这种话来吓唬穷人，馬諾索夫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可怕。他从来还没有过两件衣服，父亲也从来没有过两件衣服。母亲呢，馬諾索夫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两条裙子。要是真有两件衣服的话，他早就分一件给光身子的塔蒂阿克了。

“儿子，乖儿子，怎么办呢？老塔蒂阿克被抓进监牢了！”叶卡捷琳娜把乡里近来的一些新闻告诉儿子。

“为什么要抓他？”馬諾索夫问，心里感到惊奇。

“大概塔蒂阿克在外面说什么穷人要自由了，快了。布尔什维克要把有钱人全干掉。这一下，老头子可自由了，抓进监牢了。孩子，你还记得，你爹被关了十天。为什么？就为了他想离开现在这个主人，换一个东家。为了吃一口饭，当了多少年牛马，临了还不能走开。现在还说什么：快自由了。空话！不会的，永远自由不了。”

老叶卡捷琳娜欢喜在儿子面前谈谈自己愁闷的心思。

但是，馬諾索夫是另外一个想法：

“妈妈，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要是真正革命的人不来到这儿，我们永远不会自由的。他们一来，那时你就会知道自由是个什么了。”

“真正革命的是哪些人呢？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能有什么好指望？孩子，你没有听说，他们一路走一路抢，人家值钱的东西全被抢走了。”

“那，你那件‘值錢的’皮祆他們不會搶走的。”

“我的皮祆？”叶卡捷琳娜看看挂在門旁的那件皮祆，苦笑了一下。

“我的皮祆大概不會要的，那么多补丁，再說脏得沒法洗干淨了……”

門外忽然有人叫了起來，馬諾索夫沒有能再烘一会儿火，喝完杯里的茶，他从模糊的窗洞里張望了一下，看出倉庫旁边騎馬的是鄉政府的老团丁梅略京。馬諾索夫就急急跑到院子里，几乎跟騎馬的人撞上。梅略京挽紧繩拽住了跳動不安的坐馬，故意象个長官一样大声叫道：

“馬都在家嗎？”

“兩匹馬拖車出去，兩匹馬剛剛回來，”馬諾索夫回答。

馬諾索夫對人們急匆匆的催討驛馬已經習慣了。他心里想，自己这样回答一定能打发掉梅略京。馬是有錢的驛站主穆努諾耶夫的，一个团丁不見得就敢把仅剩的兩匹疲乏的馬要去。但事情不是馬諾索夫想的那样。

“兩匹馬立刻加上鞍，牽到鄉政府來，要赶快！”团丁发命令。

叶卡捷琳娜跟在兒子后面走到院子里，馬上和梅略京爭執起來：

“說得便當——备馬。馬跑了長路才回來，還沒喂過，又得上哪儿去？这么趕來趕去，吃得消？穆努諾耶夫要找我們說話，梅略京，你也跑不了。”

“照我的話做！鄉政府下了命令：征用全部馬匹。不要多廢話，自找麻煩。”

梅略京扯轉馬頭，急馳去了。母親和兒子象往常一樣，默默地分了手。

显然，事情不很簡單，馬兒不是用來拖車送客。馬諾索夫看見几个

騎馬的人急急地从布达舍夫斯基的庄园那边向乡政府赶来，立刻懂得是怎么回事了。尽管有霧，騎馬的人的身影还能看得清楚，步枪在他們背后晃动着。

馬諾索夫不慌不忙地向乡政府一步步赶来，在院子篱笆上拴住两匹馬。走进院子，院子里已經有不少背枪的人，全是些馬雷克昌乡当地人。

“啊，小伙子，跟我們去砍布尔什維克的头？”一个渾名叫雙子巴夫列克的高高的雅庫梯人問馬諾索夫，他一只手拿着馬肚帶。

“什么布尔什維克？他們怎么会到馬雷克昌乡来的？”馬諾索夫假装吃了一惊，問道。

雙子巴夫列克嘿嘿笑了一声，沒有回答。

乡政府的院子四周用带叶树枝編的篱笆圍住，背枪的人在院子里蕩来蕩去。

难得露臉的九月的太阳从云縫中泻下光来，馬雷克昌乡两座教堂的圓屋頂金光閃爍、跃动，象是金子溶化了一样。秋风很快地把迷霧吹开，乡村四周山岭上发黄的树林豁然出現了。村子里有一种特别的紧张气氛，街上难得有一两个走路的人。

乡政府的灰色大門突然打开，一堆人踉蹌着挤到露台上。馬諾索夫認得出这是馬雷克昌乡的头面人物。

“統統站到这儿来，站近些，”乡长索巴奇庚叫道。

耶加索夫在馬雷克昌乡公立的两級制学校教書，自認是一个出色的演說家。索巴奇庚等大家全集中到当講坛用的露台前时，便把栏杆前自己的位置讓給这位爱演說的耶加索夫。馬諾索夫听耶加索夫的演說

已不止一回，他的演說全是老一套，空空洞洞勞叫一陣。这一次，耶加索夫还是舍不得不搬出那套叫大家听腻了的空洞議論。但是，說到最后，大家終于听到了一点新内容，耶加索夫預言布尔什維克一定很快要消灭，并在庆賀“全俄罗斯的自由”以后，他郑重宣告：雷靖斯基在雅庫茨克的紅軍队伍已經击潰了，斯托揚諾維奇在波达依波地方的队伍也垮台了。

演說的人向听众祝賀了胜利，然后，話头一轉，說到今天集会的真正目的。照耶加索夫的話說，如果他們——馬雷克昌乡人今天不抓到經過馬雷克昌乡向东逃跑的最后幸存的布尔什維克，那么，自由就不再存在。耶加索夫提到九个紅軍——这个数目使胆小的人放了心。大家抱紧了枪枝，輕輕地拍拍馬儿。

大会以后，耶德林精神抖擻地下了命令：

“全体上馬！”

“耶德林先生，我把驛馬牽來了，給誰？”馬諾索夫怯生生地問。

“你自己騎上，”耶德林走着說着。

馬諾索夫想請求耶德林或者其他的乡政府委員讓他留在家裏，但是誰也不理他。一个个奔跑着，叫喊着，收緊馬肚帶，縱身上馬。

馬諾索夫只得上了馬，看見聶子巴夫列克向他招手便騎了過來。

队伍从村子里穿过。耶德林为了要显自己的威风，帶領着全队人馬从当地的富农和牧主門前走过。妇女和孩子不敢到外面来，惊惶的面孔从一家家窗戶里向外偷看。

队伍威风凜凜地走过村道，轉弯上了大路。

馬諾索夫跟在聶子巴夫列克后面，看了家乡最后一眼。一片尘烟从大路上升起，消散在馬雷克昌乡阴冷的秋空里。

察尔达尔教区的牧师列西津是雅庫梯族人，他跟其他少数几个担任圣职的同族人絲毫沒有两样。这个圣职使他过着优裕的生活，甚至在新的局面下，牧师的差使也还是大有甜头的，因此列西津牧师也竭尽全力支持当权者。自然，沙皇統治推翻后，列西津牧师多少有些提心吊胆，他那点福分已經不那么牢靠了。“往后会怎么样？”的念头叫列西津不安。誰也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心煩意乱的情緒，但要摆脱它，列西津牧师却做不到，今天他看見从来没有见过的騎兵，一个接一个踏着羊腸小道向教堂院牆赶来，一陣阴郁的凉意襲上心头。从雅庫茨克那边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列西津牧师手上刷着头发，两脚再也不能从窗前离开，看着騎兵们赶到一个教堂执事的門前。

“梅拉納雅，你看，什么人到执事家去了？”他問坐在隔壁房間里的妻子，声音都变了。

梅拉納雅沒有回話，跑了过来。她妹妹——教会学校的教員阿加莎也跟了过来。两个女人奇怪地望望窗外，一齐惊詫地拍了一下手。牧师妻子嗫嚅地問：

“布尔什維克？”

“还会是誰？”牧师低声回答。“早就料到灾禍要临头，現在果真来了……”

来的正是紅軍战士，他們站在执事的門前和教堂执事匆忙地談着。执事拉斯道奇庚是个干癟的老头儿，样子挺惊惶，嘴里吞吞吐吐，头在

抖着，一只手手指指牧师住屋的窗子。谈了一会儿，红军战士又跳上馬。一个骑兵轉回到森林里，而另一个慢吞吞地騎到教堂院墙前，下了馬，解下馬鞍。

列西津牧师慌里慌张地说：

“馬上要來抄家啦，梅拉納雅快把值錢的东西藏起來……阿加莎，你把信全燒掉，神象藏起來！他們一找到反布尔什維克的証据，——你，我全要倒霉……等一等，梅拉納雅，先把首飾袋收好。”

列西津牧师高卷起法衣的袖子，親自在書架上亂翻。他把教徒的名冊、反對蘇維埃的傳單和小冊子抽了出來。牧師家里寂靜的房間馬上變了樣。阿加莎的鞋后跟咚咚地响，五屜柜的抽屜翻得噼噼啪啪，沉重的木箱蓋砰砰嘭嘭。

梅拉納雅朝廚房里跑去，看看門廊，親親熱熱地叫着女傭。沒有人答應，她記起女傭到菜園里去了，便輕輕地嘆了口氣，關上大門。

全家忙着应付布尔什維克的到來。列西津牧师一眼不看把來往信件和教堂的各種文書全丟進火爐。梅拉納雅翻遍了五屜柜，然后把一個鼓鼓實實的小袋子捧在胸前，跑進院里。阿加莎把信全燒掉以後，從紀念冊上傷心地撕下一張張詩頁。

列西津牧師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他看看窗外，誠心誠意地划了個十字。約莫有十個騎兵向這邊過來了。他們背着沒上刺刀的短步槍。

“現在，你們回到自己房里，不要作聲，”列西津牧師关照。

梅拉納雅朝外面走着，嘴里小声說着：“阿加莎最好是躲一躲，哪怕躲到地窖里也好。”

但是，列西津牧師連連揮手：